

# 幽靈的獨白

*Monologue of a Ghost*

& OTHER STORIES

## 故 事 集



譚炳昌  
James  
Tam

山頂  
文化

## 推薦序

### 貌似荒誕，卻恰恰極為現實

在香港眾多作家當中，譚炳昌先生是很獨特的一位。第一是他可以同時用中文及英文十分流暢地寫作。他對中文的掌握，或許未達到「文字魔術師」余光中的境界，但絕對是運用自如、文采盎然，兼且筆鋒常帶幽默，令讀者不時發出會心微笑。他的英文寫作水準，比諸我少年時代讀的世界文學名著的寫作水準，毫不遜色。這在香港乃至中國作家中是極其罕有的。譚先生和我們許多人一樣，早年在香港唸的是英文中學。大學本科和碩士則在加拿大唸的，選修的是環境工程；這也是他回港後所從事的專業或事業。那他為何會有這樣出色的中、英文寫作水準呢？我的估計是：他非常喜歡閱讀，既讀中文書，又讀英文書，而且是非常認真地、非常仔細地讀，還不時思考書中的觀點和內容。這種閱讀的習慣，為他的中、英文寫作能力打下了堅實的基礎。第二，譚先生是個極具獨立思考、獨立判斷能力的人，不會輕易為媒體或網絡上各種真真假假的訊息所左右。

這樣一來，他能較抽離、較獨立、較冷靜地思考和分析社會（乃至世界）上的各種現象和問題。而這種冷靜觀察和獨立思考的能力，亦觸發了他過去十多年的中、英文寫作，包括長篇小說《笙歌》，和這冊短篇小說集《幽靈的獨白》。

《幽靈的獨白》共收錄了十五個短篇。按作者的說法，內容有點荒誕，甚至滑稽。這讓我想起卡夫卡的短篇小說，不也是「貌似荒誕，卻恰恰極為現實」嗎？二十一世紀初的香港，當然有別於二十世紀初的波希米亞，但生活中的荒誕感亦比比皆是。於是，這些「貌似荒誕」的生活小故事，都自然而然地成了作者寫作的題材。

作者敏銳地察覺到，二十一世紀的人類社會，「由於日用科技和資訊泛濫，人與自然環境的關係，與『上天』的關係，與社會群體的關係，與家庭和自己的關係，都經歷着重新安排，甚至重新定義的根本考驗。……二十一世紀『文明』對人類的精神衝擊，可能比一般天災人禍和不可逃避的生老病死更無形，更難捉摸，更深刻徹底，更令人迷惘。南懷瑾先生多年前預言二十一世紀最流行的病將會是『精神病』，看來一語成讖」。

作者以上這番話，讓我想起歷史學家湯因比晚年（上世紀七十年代）所作的預言。在研究人類文明進程的基礎上，湯因比預見二十一世紀的人類社會科技非常發達，物質文明非常豐富，但人與人之間（乃至國與國之間）的競爭也越來越激烈，矛盾與衝突越來越多，生活與工作的壓力亦越來越大。這種種的壓力，是否會導致情緒病，乃至南懷瑾所說的神經病，實在值得深思。湯因比認為，二十一世紀的人類社會如要在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之間取得更好的平衡，應重新審視東方文明中的人文精神，包括儒家思想與大乘佛教，藉此提升現代社會的精神養份。從

這一角度看，我們欣悉作者「仍然樂觀地相信，當人類看清楚目前的處境和前因後果之後，會慢慢糾正過來。渴求『安定平衡』到底是大多數人的本性。建立文明的動力，關鍵是要承認問題的存在，明白其本質，和決心矯正。」

衷心希望這一冊《幽靈的獨白》裡的故事，能引起大家對這個重要的課題的一些反思。

李焯芬

中國工程院院士

2022 年元月

## 推薦序

### 第三隻眼睛看香港變幻

譚炳昌是香港作家的異數。他中英文寫作齊頭並進，可說是「右手寫中文，左手寫英文」，左右開弓，寫出兩種語文的特色，也寫出兩種文本的不同風格。

譚炳昌寫作的終極關懷是香港的變幻，要深掘這個他成長的城市，揭開很多被遺忘的人物被遺忘的角色，最終是否會改變這個城市的發展軌跡。

譚炳昌這本小說《幽靈的獨白》是第三隻眼睛，不同於過去很多作家的視角，不是知識份子的眼光，也不是中產階級的角度，而是跨階級的，跨種族的，從那些被鄙視、被詛咒的小人物，到被仰視的高層法官與商界精英；從道地的香港人，到來自南亞的外賣小哥，都在他的筆下活靈活現。

這是香港小說少見的角度。二戰後在香港文壇馳騁的作家，不少是南來文人，從葉靈鳳、徐速、李輝英、劉以鬯等，都帶着神州大地的憂患意識，對香港的一切總有一種中原的視角。

但相反地，近年一些新一代的作家卻往往被「本土」政治所迷惑，甚至對中國的一切都帶着鄙夷的眼光，捲進黑暴事件，兩代人的差別，形成了強大的落差。

但譚炳昌超越了世代的矛盾，更能擊中這城市的核心。他感受香港社會神經末梢的顫動，也熟悉歐風美雨下香港的嬗變，他熟悉西方的遊戲規則，但又有中華民族的情懷，他不滿傳統的守舊心態，但又揭開那些眷戀殖民主義的畫皮。

作者是戰後「嬰兒潮」一代，香港是我家，但他又不是純然的「土炮」。他留學西方，又長期在西方社會生活，與西方女人談戀愛、結婚，後來回流香港，驀然回首，檢視港英殖民時期的人間煙火，發現很多過去不中不西，但又東西合璧的奇特現象。

在譚炳昌筆下，砵蘭街的鳳月姐、塘福懲教所的阿華、古惑仔的中年危機、被視為「赤柱專線」的斯丹利法官、送外賣的尼泊爾人阿薩……譚炳昌總是讓讀者看到很多長期存在於這個城市，但卻被主流社會看不見的小人物、大人物，也看到很多往往被忽視的角色，讓他們的內心世界與讀者相遇，顛覆了很多人的認知，強調這些人物的內心世界非常堅強，有自己定下的紅線。就以那位在旺角的風月女郎鳳月姐來說，她的「肉體各位請隨便租用，多多益善，開心便好，但鳳月的心不能亂碰，勿謂言之不預。」

長期以來，香港文學都缺乏一種全方位的視角，往往是太多的「文青」情懷與想像，而沒有與這島嶼的深層力量連接。譚炳昌更接地氣，關懷不同的階層，不同的族裔。尤其近年香港的南亞裔人口越來越多，成為外賣小哥的主力，這些流動的風景，都成為譚炳昌捕捉的鏡頭。

但譚炳昌的文學繆思，還延伸到主流社會難以想像的邊界。

這位在天主教學校畢業的香港人，還探索天堂內部的權力鬥爭，甚至質疑至高無上的上帝與聖子之間的矛盾，互相猜忌，顛覆了天堂純淨無瑕的論述。這是「大逆不道」的角度，也反映香港人衝出「教會正確」的框架，挑戰更多的言論禁區。

這也許是香港文學首見的多元化視角，從妓院到監獄，從法院到天堂，都可以看到香港的變幻。尤其在港英時期的香港，在殖民統治的框架下，在政治權力被壟斷的時刻，人性扭曲的醜陋往往更為彰顯。

譚炳昌看到香港從殖民到回歸，從極度崇拜西方到顏色革命的衝擊，社會面對文化建設的反思，都折射香港發展之路的弔詭，左搖右擺，在多元文化的激盪下，用第三隻眼睛來閱讀城市，讓東方之珠的光芒，照耀很多以前照不到的角落，發現更多人性幽微的世情。

邱立本

《亞洲週刊》總編輯

我可能比較「老派」，總覺得故事有異於電子遊戲或動作電影，必須有個中心思想。當然，很多想法都會隨着時間，經驗和認知而改變，但寫了下來故事，可以保存某一時空的人情世態——起碼從作者的主觀角度觀察到的人情世態。

這文集內的短篇故事，大部分寫於 2012 到 2021 年間，很多都是我對當時周圍環境和氛圍的一種反應。說我們身處動盪年代，世界面臨百年一遇的大變局，其實並無誇張。而這變局並不限於國際地緣範疇；不少現代社會都面對着結構性的挑戰，帶來的心理衝擊和潛在後果深遠廣泛，遠遠超過「百年一遇」。

由於日用科技和資訊泛濫，人與自然環境的關係，與「上天」的關係，與社會群體的關係，與家庭和自己的關係，都經歷着重新安排，甚至從重新定義的根本考驗。香港這小地方一向都是多元化碰撞的交通黑點，難免受到震盪，也提供了很多思考題材。

直立「智人」經過幾十萬年的演變和努力，才大致克服和適應了大自然的壓力。想不到剛剛活得稍微安穩，便要在極短時間內應付「人類自己」一手泡製出來的巨大變異，令很多人感覺前路茫茫，就算不愁衣食，也要活在疑慮困惑之中，實在非常諷刺。

雖然我們對人類的「應變本領」很自豪，充滿信心，但準確一點來說，特強適應力是先輩的特徵，現代人的適應能力在很多方面都有急劇退化的跡象。而廿一世紀「文明」對人類的精神衝擊，可能比一般天災人禍和不可逃避的生老病死更無形，更難捉摸，更深刻徹底，更令人迷惘。南懷瑾先生多年前預言二十一世紀最流行的病將會是「精神病」，看來一語成讖。

難以言喻的集體惶恐，增加了用文字「捕捉」的難度。〈末日聚會〉故事中人阿 Ken 認為他的老同學們雖然都很「平凡」，平凡到沒有起伏，沒有情節，甚至沒有了脈搏，卻都同時十分荒誕。這「平平無奇的荒誕」是社會新常態，可能是集體思覺失調的初步徵兆，暫時非筆墨所能形容。

我希望透過故事形式，將一些開始習以為常的「荒誕」現形，為這現象提供一個審視角度，也帶來一些「娛樂」。因為荒誕一旦被揭去「平常」面紗，通常都會露出諷刺滑稽的一面，「超現實」感豐富，淚中惹笑。

我仍然樂觀地相信，當人類看清楚目前的處境和前因後果之後，會慢慢糾正過來。渴求「安定平衡」到底是大多數人的本性，建立文明的動力，關鍵是要承認問題的存在，明白其本質，和決心矯正。

這十五個短篇故事，有長有短，英文版本大都在不同國家和地區出版過，有幾篇是應當地出版商邀請而作的。中文版本

的文集構思多時，拖延至今才專心完成，主要在原來網上版本的基礎上大幅增刪，實在要感謝出版社各位編輯的鼓勵和支持。

譚炳昌

2021 年 7 月 7 日 於香港

## 目錄

推薦序 | 貌似荒誕，卻恰恰極為現實 | 李焯芬 ...005

推薦序 | 第三隻眼睛看香港變幻 | 邱立本 ...009

自白 ...013

鳳月姐 ...019

古惑仔的中年危機 ...045

咕嚕的心魔 ...063

法網「灰灰」 ...079

天堂 ...103

生死之間 ...125

一夜風流 ...139

慰安婦艾蓮娜 ...147

道歉 ...161

中國佬的豪宅 ...169

香江山賊 ...175

香家的早白 ...181

我的包子老師 ...185

末日聚會 ...191

幽靈的獨白 ...227

# 鳳月姐

**Phoenix Moon**

〈鳳月姐〉英文版本 *Phoenix Moon*

由紐約 Akashic Books 於 2018 年出版

收集在得獎的黑故事系列之 *Hong Kong Noir*

鳳月姐的肉體各位請隨便租用

多多益善，開心便好

但鳳月的心不能亂碰

勿謂言之不預

他血淋淋的小命根起初還有幾分拚勁，不肯屈服。但最終還是敵不過那看似懶洋洋的沖廁漩渦，只在馬桶的陳年污漬上隱約遺留了薄薄一層粉紅。哈！一路走好哦！想到他的已故小弟弟這一刻與鄰居的糞便、垃圾、安全套、毒品、剩餘飯菜即食麵等在下水道碰碰撞撞，隨波逐流投奔大海的情景，何止心涼過癮，簡直痛快！

我光脫脫的坐在掉了一邊鉸鏈的破舊馬桶蓋上。剝落粗糙的表皮在屁股下感覺怪怪的，有些滑膩濕冷。幾分鐘前才咚咚狂跳的心開始平伏下來。興奮之餘感覺很累，但內心同時有種說不出的滿足和平靜。過去、現在、將來，同時清晰活現，似乎都不真實，卻都跟我沒有一毛錢關係。我清楚知道我為何手裡拿着一把沾滿鮮血的名牌剪刀。老實說，這剪刀雖然稍貴，卻真的物有所值。現在犯了案，是兇器了，前途不會比我好多少。如此高級的兇器，用一次便扔掉實在可惜，不知道審訊完畢後是否會留在法庭做文職工作，剪表格度餘生呢？說也奇怪，我剛剛才犯下了彌天大罪，弄得我親愛的受害人喊破喉嚨，現在的心情竟然如此安詳，的確意想不到。

難道我無意中頓悟了？聽阿詩說，很多高僧南無南無一輩

子，把嗓子南無沙啞了也開不了悟，直到某天大清早被白鴿當頭落糞——啪嗒！——大徹大悟！大概我命中注定無需南無，一剪即悟？有機會見到阿詩一定要請教。哎，不怕生壞命，最怕改錯名。阿詩阿詩，結果做了師姑，終日南無。

我隨手把剪刀扔進浴缸內。霹靂一聲，刺破了空氣中緊繃繃的寧靜張力。

現在大概早上九點吧。對我來說早得很，平時還得再睡上四五個小時。外面的狂風暴雨終於停了，剩下一片灰濛，不知道風球降了沒有。可能整個香港都像我一樣，在享受被困風眼的暫時安寧？

我腳底下三層樓的這段砵蘭街，今天由於颱風襲港，異常寂靜。我們這一群人被彌敦道的繁榮假像和上海街的埋頭苦幹夾在中間，晝夜不分，也沒有資格去分；要吃飯便不能計較，能出賣的通通都賣：勞力、肉體、靈魂、時間、知覺、青春、良心、尊嚴、愛情……不論男女，不分彼此，不理日夜，不問是非，只要有價。

著名的平民夜市廟街離這裡只需步行十分鐘。那裡沒有高尚餐廳或名牌店舖，但吃的穿的，真的假的，甚麼都有，都很便宜。這裡是地王之王，旺中帶旺，過兩個街口便是菜市場，我差不多每天都經過。我對市場的活雞特別有感覺；牠們眼見同類——分分鐘是家人呢！——被頸上一刀後扔到身旁的「紅A牌塑膠桶」內，用最後一口氣努力替雞販放血——啪啪啪！——啪得越使勁，放血越乾淨。在竹箴籠裡的「未亡雞」視而不見，昂頭挺胸，咯咯高啼，神氣活現，像排隊上斷頭臺的貴族，由於等得不耐煩而高聲投訴。牠們對生命的漠視和適應能力，只有我們可以相比；可能因為大家都是「雞」，都靠肉質老

嫩定身價，都只有死路一條。

雞販隔鄰是魚檔。長長的魚檯上鋪了紅紅的塑膠布，堆滿冰塊，上面擺放着一條條開邊的半死鮮魚。一邊身體不見了，魚膘赤裸裸外露示眾。魚眼睛不能合，只有眼巴巴看着顧客評鯉品肉，讓蒼蠅品嚐眼珠，偶爾抽搦一下，顯示剩餘的生命力，賣魚的看到高興：「買啦買啦！紫紫跳！唔新鮮唔收錢！」假如我被割開一半，攤在床上，會不會有同樣頑強的生存意志呢？

哈哈！是否想得很遠呢？不遠不遠，我想得遠的時候，根本沒有蹤影的！

過了市場，往廟街方向是一列大排檔。跟市場一樣，這段路不論天氣，包括制水的日子，地面永遠濕漉漉。大排檔的煉奶咖啡，香濃甜滑，整吋厚的牛油多士，皮脆心綿，是下午茶의極品。我打開窗門的話，在三樓也聞到香氣！大排檔黃昏後改賣炒粉麵，合時小菜，瓦煲仔飯，一早一晚也有我最喜歡的豬雜粥。市場和熟食檔佔了半條街，送貨車輛可以勉強擠過。沒有甚麼正事在身的私人車輛最好不要誤闖，否則會被「意外」刮花，大家都不想見到。

鐵皮貨攤後面的行人道，被一箱箱貨物霸佔了，留給行人的空間不多。行人道後面是形形色色的小店舖：中藥舖、小吃店、嚴重過時的時裝店、乾貨雜貨店、五金舖，還有兩家不設教授的「麻雀學校」。不懂打江湖牌的「學生」犯了「校規」，隨時會被橫着踢出校門。

這裡是花花世界底層的核心地帶，店舖樓上的住宅單位何止龍蛇混合！老鼠蟑螂，癩蛤蟆，黑天鵝，飛禽猛獸，行屍走肉，通通都有。但也不乏拚命督促孩子用功，夢想下一代出污泥而不染，將來做醫生律師工程師的正當人家。正當人家旁邊

的單位，窗口都塗了黑油漆，與陽光隔絕，與時間脫鉤。招牌都很正當：按摩院、私人補習社、夜總會、女子理髮室、人體畫室、藝術影院，不明白的會以為這裡是香港的文化中樞。

當然還有我們啦！我們最老實，招牌不取巧，賣狗肉便寫賣狗肉，諸君光顧，不用胡猜，頂多稍微誤導，但絕不過份。哦，還有教會神社，也挺多的。勇敢的教士們自願入地獄救靈魂，卻經常被火灼傷，偷偷找我們撫慰。

在平常的日子裡，平常的窮苦大眾在清晨四五點已經開工。垃圾車和市場的送貨車輛引擎大開，垃圾箱與貨運箱的敲打聲不絕，好像有心要吵醒有資格懶床的人。另一部分不尋常的窮苦大眾，不喜歡見光，趁着太陽未出之際，便會靜悄悄地消失於陰暗。這時候我才剛剛收工，準備吃碗豬雜粥才沖涼睡覺。當我睡上床的時候，小販們已經陸續開始一天的工作。矇矓之中，車聲人聲是我的安眠曲。一天由此完結。一天由此開始。

待我起床的時候，外面已經人聲沸騰，車水馬龍。旺角又不負盛名地旺起來了。

\* \* \*

我的工作時間比較彈性，一般在下午四五點開始。早場客大多數是提早下班來找我們輕鬆降火，然後回家陪老婆教孩子的「好男人」。偶然也有戰戰兢兢來學習做人的有錢學生哥。主要的客人，要在晚飯後的黃金時段才由四方八面的黑暗角落冒出。他們好像鬼魅燈蛾，被廉價霓虹招牌吸引着，身不由己。

我們的霓虹燈都是紅色的，是傳統。

我和拍檔咪咪的招牌就在樓下大門：她是「欲火焚身咪咪

三樓 D」；我是「性感學生妹三樓 D」。這招牌每月要花我十五塊！咪咪欲火焚身可能是事實，我這學生妹卻肯定嚴重超齡，但我是留級生，不是插班生，經驗豐富。信不信由你，我的確曾經是個像樣的學生妹，還讀過差不多一年大專，在這行頭裡屬於異類，酸酸騷騷的有陣非典書卷氣。

我當年讀的所謂學校，是香港低下層子女的集中營。與同學們相比，我是才女，起碼會看書，其實也挺愛偷偷看書，就是不好意思表露。那傻瓜瓜的老處女校長楊姑娘竟然對我充滿希望，很辛苦搞了個獎學金鼓勵我讀大專。我覺得很多餘很諷刺，卻一下子便接受了。當時的心情十分複雜：除了滿足好奇和虛榮，也想藉此刺激我的雞媽媽。她一早便看死我會繼承母業當娼去，我拿獎學金讀大專的消息差一點兒把她活活氣死。

唉，為了這口氣，浪費了差不多一年最「當造」的青春。不過在大專下半年，我已經開始在夜總會上班，自力更生半工讀了。那獎學金僅僅夠交學費，難道要我空着肚子學寫詩？自古以來，會寫詩的女人不是書香世代，便是妓女；兩者之間，我只有一個選擇！再者，我已經沒可能繼續寄居我雞媽媽的籬籠之下，不惜一切都要離家自立了。但自立要錢，就是這麼簡單。我的藝名從那時開始，便與「學生妹」之類的學術界稱號掛鉤，直到現在這超齡狀態。嗯，先別笑，我這老牌學生妹仍然頗有魅力的哦！不信？每逢鐘聲一響，我半開大門，半遮半掩我那不見陽光的雪白身軀，溫柔地問一聲：「靚仔，搵我呀？」極少有客人會轉身而去的，這就是客觀證明！

每天晚上，3D 這小單位都被工作床的咯吱聲和咪咪的招牌叫床聲籠罩。咪咪可以同時喝酒抽煙嚼香糖，打長嗝，放臭屁，和欲仙欲死地「喔！喔！喔！」我懷疑她「喔」得投入時，連

客人走了也不一定知道。

快樂不論真假，同樣短暫。

男人們滿足後，一切都平靜下來。但深夜的寂靜同樣短暫。街上的酒後叫嚷，爭風吃醋，警笛尖鳴，和古惑仔以性命互相威嚇的廝殺聲，隨時都會出現，像晴天霹靂，末日來臨，但瞬間便會消逝。街坊們都習以為常，不會影響睡眠質素。

\* \* \*

這廁所窗門的玻璃鋪了厚厚的油跡塵埃，早已不大透明。鉸鏈鏽死了，永遠半開着。我和咪咪本來打算讓天然力量把它吹掉後才更換，但它好像市場上的半邊魚，任由風吹雨打，死不斷氣。窗外隱約傳來幾聲淒淒鳥鳴。起初咪咪告訴我有對雀仔在半天吊的下水渠管與外牆之間築了巢，我還半信半疑。哪會有雀鳥不住翠綠森林，而來到這人間地獄築巢的呢？雀鳥的腦袋不算發達，也不至於蠢到這地步吧。難道這兩隻有精神病？莫非雀仔也有命運操控，身不由己？有機會也得問問阿詩姑了。

我把手在身上擦了一下，由胸前到大腿上劃了一筆暗紅，斷斷續續，留了不少白。我這身體是謀生工具，足足三十三歲了，對外虛齡二十五。當然，按虛齡我也不算適齡學生妹了，況且多年來損耗厲害，整體來說有些提早鬆弛。他媽的鬆弛又怎麼啦？只不過合理折舊，理所當然！我是出租車，為廣大男市民服務的公共事業女性。算你是上了蠟磨了光的全新的士，在江湖上最多跑兩天便一副殘相了。殘不打緊，能用便好，最重要是客人滿意。我這不見天日的膚色，細看白裡透黑，可能是被人生的黑暗滲透了。不過只有我自己會詳細檢查。在暗淡的

紅燈下，我白裡透紅，迷人哦！男人那小寶貝一旦落入我依然嫩滑的手中，他便甚麼都看不見，我在陽光下的真面目與他何干？當然，偶然一兩個小流氓說三道四拿我尋開心，在所難免。惹起老娘心火上升的話，生命中不缺這一個男人，會叫他回家找自己老母搞掂。發爛渣？好哦！好哦！跟阿彪的兄弟們講道理去吧！這棟樓的姐妹都是 14K 罩的。阿彪是駐守本樓的「保安司」，態度專業，平常無影無蹤，但只要麻煩出現，一分鐘內現身。

\* \* \*

咪咪，我的同樓拍檔，也曾經算是老友吧，正在輕敲廁所門，用假惺惺的肉麻音調關心着我：「鳳月姐？鳳月姐？你點呀？無事嘛？」

這腦袋生蟲的爛臭屁，真嘔心！

她一點也不蠢：剛才聽到她出房門第一件事是打開大門，安排逃生路徑，才去關心傑仔這新任太監。阿彪大概聽到傑仔的呼叫，很快便過來看究竟，跟咪咪低聲說了兩三句後，知道涉及差佬，便急忙溜了。平常這鐘數他早已下班，可能與 A 座那新女勾搭上了吧。其他的鄰居，按這區的風俗習慣，每聽到有人呼救的第一反應是躲在自己的單位內，全面上鎖，不過問不插手不逞英雄不干預，屏息等候危險過去。

阿彪一走，咪咪便打電話報警。本來我們這些人，天塌下來自己撐，一切恩怨自己擺平，任何情況下都不會撥 999 的。但目前情況是有些特殊，我也不怪她。不過她上氣不接下氣，絲毫沒有江湖風範，十分失禮：「係呀！係呀！條癲婆仲喺度，

自己反鎖咗廁所。當然有刀啦，阿 Sir！快點啦，你個夥計喺度瘋狂流血，就嚟唔得啦！」傑仔在後面努力配音，叫得比殺豬更淒厲。

咪咪呀咪咪，我的好妹妹，你猜錯啦，我手上的並非廚房土菜刀，而是德國進口名牌剪刀，高級貨色，手感一流，清爽俐落。不過她形容我是「癲婆」並不過份，我懷疑自己有精神病很多年啦！試問四周的人，那個沒有神經病？分別是我有幾分自知之明，他們通通沒有，病情比我嚴重而已。

咪咪放下電話後居然沒有離開，留下來對傑仔咕囁着說話，似乎有點兒真愛心。傑仔呢？剛才呻吟一輪後，靜了下來，難道斷了氣？別裝啦！子孫根被切死不了的！可能是暈了過去，又或許一手按着被閹割後的空洞，滴着血找配鎗？不用找啦，我雖然有病，但一點也不蠢。動手術前已經把你的配鎗收到床下，沒那麼容易找到的。

\* \* \*

自從幾星期前撞破了這雙狗男女後，腦袋裡一直有把聲音為我主持大局，詳細計劃復仇。這聲音一開始便勸我投資一把鋸齒剪刀。

只有這樣，傷口才不能縫合！

「唔會喇！剪甩咗仲可以駁翻？」我用勺子搞拌着豬雜粥，入了神，不自覺大聲質疑。同桌的大嬸聽到我自言自語，急忙低頭把滾粥大口大口往嘴裡灌，假裝沒有聽到。

幾年前被泰妹剪掉的靚仔不是被醫生縫上了嗎？你有些姐妹早陣子還親眼見他用那僵屍屌耀武揚威呢！都忘了嗎？

忘是沒忘，不過……算啦，不研究啦，這年頭的醫學似乎有些法術，死了都可以復活，保險計還是乖乖聽「報復天使」的建議吧。誰知鋸齒剪刀原來價錢昂貴，買不下手，終於買了把較好的進口剪刀，同時決定了一個更便宜更徹底的方法：一沖了之！還管他駁口整齊不整齊呢？哈哈！哈哈！

今天早上，那聲音突然傳達一聲命令：動手！

「好！」我爬起床來，心臟和太陽穴都蹦蹦跳，很刺激哦！

他睡得像頭死豬。

\* \* \*

昨晚大概清晨兩點左右，由於颱風，生意慘淡，我比平常提早關掉招牌。

咪咪一早已關燈出外，大概去了廟街唱歌吧。當我正準備弄點夜宵的時候，他突然出現，天意也！自從「安全套事件」後，他一直沒有來過，但仍然會打電話告訴我「工作很忙，心裡想我」等一大堆肉麻廢話。咪咪則裝傻扮懵，比平時更「天真爛漫」，不時斜眼偷看我臉色。

看我臉色？沒那麼容易吧，傻屌……

假如傑仔從此失蹤，我大概也會被逼算數，等咪咪那容積不大的腦袋忘記得七七八八時才給她一個驚喜。不過我腦袋的聲音一早已預言他會回來的：

他當然會再來啦，傻妹！你這花街老手也被他迷惑了，過癮哦！他一定要來，看你情不自禁的樣子，淚眼汪汪地繼續任由擺佈。那種滿足感，他是無法抗拒的。放心吧！

到底是個天使，料事如神！

對着傑仔的招牌笑臉，我若無其事地笑着問他：「咦？你最近唔係喺麻雀館睇場咩？」

在任何情況下若無其事，處之泰然，開開心心，面不改容，是我的專業本領。

傑仔是差人。差佬們最近都成了廉記（廉政公署）的受害人。過往的反貪運動，無論來勢如何兇猛，都一律見錢腳軟。反貪隊伍收了錢後會自動消散，直到下一輪的反貪運動，加價重來。誰料這廉記竟然動真格，搞到皇家警隊人心惶惶，遇上了前所未有的經濟危機。很多差佬，尤其傑仔這類便裝 CID，唯有暫時幫夜總會和賭檔看場，以維持入息水準。反正都是同一混人，有黃有黑，角色有些調動罷了。有人說香港多一個差人，街上便少一個流氓，是有科學根據的人才換算。

「今晚冷清清，老細索性關門，放啲兄弟去宵夜。我掛住你，咪過來睇睇你囉，夠浪漫啫？」他嬉皮笑臉，似乎很欣賞自己的答案。

「哎呀，臭男人，好感動哦？花呢？」我誇張地嗲了句，自己也覺得骨癢。「不過咪咪唔喺度呀！」

我故意提起咪咪，他不但沒有不安，還一副沾沾自喜的樣子：「一次過失誤，何必小題大做呢？況且捉姦在床，你無證據唔好亂噏呀！」

聽呀！聽呀！他竟然「鬼拍後尾枕」，招認了那是「一次過」的勾當！憑這一點就知道他們不止一次！人賤至此，天不誅地不滅的話，還要天地幹嘛？

我甜絲絲地笑着，沒有回答。

「你對我嘅指控完全依賴環境證供，不能成立，可以撤銷！」他得意地繼續說。「今日香港不同以前啦，凡事都要講法律講

證據。前日我阿 Sir 至同我地講清講楚，以後喺差館唔准再拉人入廁所打，逼簽供詞，否則爆咗鑊自己頂。我估計香港嘅罪案率好快會飆升，天下即將大亂。有得玩快啲玩，有得食快啲食啦！」說罷，他眨眨眼，露出一排白得出奇的整齊牙齒，完全沒有死到臨頭的徵兆。

他沒有說錯，我在床上捉到的奸人，只有一個，嚴格來說不算「證據確鑿」。不如你來做陪審員，看看我對他的指控是否捕風捉影好嗎？

整整二十二天之前，我本來去新落成的大環山政府游泳池游泳的；人人都說很現代，設備一流，定必要親身體驗。誰知泳池剛好特別維修，關了門，我唯有坐巴士回家，經過街市還買了幾個新鮮出爐蛋撻，準備回來跟咪咪歎下午茶。誰料上天玩弄人，通常都玩得挺過份的。當我拿着一大串鑰匙努力打開大門鐵閘的三把防盜鎖的時候，隱約感覺屋內有陣無聲的緊張。

踏進屋內，看見咪咪的房門關了。那麼早接客？

進入我自己的房間。他睡在我床上，上身光着，下身蓋上被子。

這個時候在我房間睡覺？我一手把被子扯掉，他穿了內褲。

「你唔熱咩？」我房間的轟炸空調也沒開。

「嗯……」

傑仔呀傑仔，你的演技還有很多進步空間哦！我鳳月做警探的話，查案肯定比你精明。

我留意到他的內褲濕了一塊，於是閃電出手，把它拉下，他想阻止已經太遲。他老二好像被開燈發現的小偷，瑟縮成一小塊，上面的安全套鬆脫了一半。

「你做乜日光日白戴套啊？唔怕焗死細佬呀？」

「係咩？」這反應令我哭笑不得，也徹底失望。我一向以為皇家警察都是「古惑仔」，轉數特快，想不到遇到緊急事故時反應如此低能，看來他的腦袋一下子被嚇僵了。

不過我的腦袋沒事，仍然非常清醒。

再多問也沒意思。我走出房間，到廚房倒了一杯水，一口氣喝了。

看見菜刀，一個念頭掠過。

不成的，他有鎗。見我跑來廚房，可能已經上了膛，以防萬一。

咪咪呢？我一向知道這臭屁比豬還蠢，但絕對想不到她會做出這事情來。滿街都是男人，她竟然勾引傑仔？還要在這裡搞？為啥呢？個人滿足？嘗試高潮？故意落我臉皮傷我心？唉，猜蠢人做事的動機，可能是世上最困難的事情。

都怪自己失策，一時嘍瑟把傑仔的床上功夫誇過了頭，引起了她的好奇。無論如何，我們是江湖姐妹，她這樣出賣我，有仇必報！她那麼喜歡男人，就讓「癲狗強」和他的禽獸班子給咪咪來個難忘的周末吧！不過暫時來說，小不忍則亂大謀。我一定要忍！死忍！就當若無其事。哈哈！

我回到房間的時候，他已經穿上了褲子。我真好奇他是否仍然戴着安全套。撒尿小心哦，兄弟！他點了根煙，外表淡定，一輪胡扯，語無倫次：「今日累死啊！崩牙成條嘅被人捅咗幾刀，死喺路邊坑渠，不過崩牙成話乜都唔知，又話……」

他的聲音突然變得低沉模糊，好像來自很遠很遠，被炎熱潮濕的空氣多重過濾後，失去了能量，失去了音調，失去了內容。

我清晰聽到的，只有我自己的血液流動，十分宏壯、穩重、自信、憤怒。還有一把聲音，鎮定自若，胸有成竹……

喲，鳳月，聽着，暫時就當甚麼都沒有發生過，知道嗎？

我有選擇嗎？傑仔這個人，不可以把他逼進死角。

對了！表面若無其事，一切如常便對了。

他接上另一根煙後，把上一根的屁股塞進滿溢的煙灰缸，煙蒂堆冒起了噲鼻的灰藍煙。

我對着他甜絲絲地笑。

\* \* \*

在邊緣世界的物種，身上通常都有下三流的標記：煙屎牙，熊貓眼，和瘀色的嘴唇。

傑仔也有熊貓眼，但仍然齒白唇紅，每天兩包煙並未在他身上留下痕跡。他可能做夢也想不到，我覺得他最性感的地方竟然是他紅紅薄薄的嘴唇，而不是他自以為了不起的撒尿器。我們賣身的只要有需求有價錢，甚麼部分都買。良家婦女認為最神聖不可侵犯的地方，就是我們的生財縫隙。但我們極少與客人接吻，起碼不會搞舌來舌往那套。接吻是情人的玩意，是我們這類身不屬己的人唯一的保留，真正的「私處」，不會隨便奉獻，否則麻煩跟着來。但我第三次睡傑仔便破例與他交換口水。能怪我嗎？那是我人生首次高潮，也是第一次接受男人的鮮花而不是現金。

唉，麻煩不就跟着來了嗎？

我懷疑傑仔這個人，是專程投胎來令人心碎的。他高大威猛，卻對女人溫柔體貼，風趣幽默，臉上經常掛着傻而不笨的

微笑，有種令人憐愛的孩子氣。但遇到需要發作的時候，他活像一頭野豹，令男人膽震，女人安全。老實說，他的浪漫臭名一早已在我們的圈子盛傳，我老早有所聽聞。不過我們這圈中所傳一切，包括自己傳出去的流言，都要親身證實過才可相信。結果我真的親身體驗啦！真笨蛋！唉，所有男人都像傑仔那樣的話，我們這行肯定倒楣，因為太多姐妹會免費服務，造成惡性競爭。

在我跟傑仔搞上之前，男人只不過是男人，沒有好壞之分。所謂床上功夫，都是男人自己的幻覺，從我們專業角度看，通通自欺欺人。男人在我眼中好比屠夫眼中的豬，高矮肥瘦也是豬，不用分別，來了便宰，無非工作，只為出糧。

當年我在夜總會上班，每個男人代表了兩百塊的收入，還未算上買鐘出街的分賬錢。當然，我那時年輕漂亮，在文盲眼中更知書識墨，是火紅阿姑。夜總會的大門口擺了我的照片。標題：「性感書院女小鳳仙」，明星一樣。諷刺的是，假如我真的用功讀書，大專畢業後拿着文憑回母校教書的話，起碼得揮舞教鞭兩星期才勉強賺到兩百塊。

我那母校是個社會縮影，是低下層社會的縮影，只有影，沒有光。同學們只要混上幾年便自動「上色」，無需文憑：男的要嗎當差變「黃」，要嗎加入幫會變「黑」；長得不太難看的女生下一站可以選擇「紅燈區」賺快錢。覺得貞操比荷包重要的話，可以到工廠「捱騾子」，將餘生貢獻於生產白白胖胖，金髮藍眼的塑膠 BB，直到自己變成透明，在世人的眼中消失。

反正上了甚麼顏色也好，大家心裡有數，都是同一缸出來的桐油。在那群沒有資格跟命運鬥爭的人當中，我唯一特別之處是喜歡看書。《紅樓夢》《金瓶梅》《水滸傳》等等，我中

三已經看完。但我看書的愛好是個秘密；給那班朋友知道的話，會被笑話，甚至懷疑人格。

俱往矣，青蔥歲月，鬼佬說的 good old days。不過我為顧客服務，性價比越來越高，整體來說仍然挺受歡迎的。

東拉西扯那麼多，主要是想說明自己是見過世面的人，男人想溝本姑娘？免提矣。

唉，除了傑仔……我仍然有點兒迷糊，不太肯定。傑仔真的如此魅力沒法擋，連我這個男人專家也要死在他手下嗎？還是我自己到了花癲之年，再抵擋不住送花男人的床上攻勢呢？也可能是阿詩所說的冤孽？反正太他媽的混賬了！雖然說「邪牌愛差佬」有其中道理，但老娘曾經滄海，不是一般「邪牌」哦！

還是不要想太多吧，否則變了哲學家怎辦？

一般人都認為我們這類女人沒有文化。甯說哲學啦，連娛樂版八卦新聞都看一半猜一半。其實「一般人」對我們充滿偏見，既愛且恨，不敢了解，無法想像。勉強想像出來的景象，與事實相去甚遠。

在女子無才便是德的年代，良家婦女對付男人的唯一手段是含羞答答，矯揉造作，攤在床上扮屍僵，試問何來樂趣可言？但名妓前輩們除了吃喝玩樂，琴棋書畫，還深懂世情，善解人意，床下把酒論人生，床上翻覆雲雨情。天呀！才子們除非不試，一試便永不超生，除卻巫山不是雲。回到家裡心神恍惚，食而無味，輾轉反側，人之常情也。故此不少五星級名妓的石榴裙下，盡是詩人墨客、才子英雄，和富紳巨賈的骸骨，時勢造就的話，隨時人財兩得，甚至百世流芳。馬湘蘭、李香君、董小宛、陳圓圓的名字，家傳戶曉，無人不知，只不過較少提及她們的職業而已。還有我的偶像，一度被我借用為藝名的小

鳳仙；蔡鏢將軍「不信美人終薄命，從來俠女出風塵」，只不過幾十年前的事，但這幾十年來為他們寫的詩歌，拍的電影，數之不盡。她寫給蔡將軍的輓聯，與孫中山的輓聯平行，石刻在嶽麓山的蔡墓；我未成為鳳仙姐行家之前，已經背得爛熟了：「幾年北地燕支，自悲淪落，贏得英雄知己，桃花顏色亦千秋……」

唉，她是鳳，我也是鳳。她的短命周郎是鼎鼎大名的蔡將軍，我的被閹李靖是皇家雜差徐文傑，真個同人不同命。

「鳳月」這名字風塵撲鼻，注定我是江湖淪落人，不能說媽媽替我取名的時候沒有遠見。可惜小鳳仙是最後一個名妓；現在是七十年代，是摩登世界，是個不成世界的世界。這個政府，幾年前還把一夫多妻定為非法，簡直荒謬。幾千年來，男人有錢便搞女人立妾侍，是人性，起碼是男人的人性。立法可以改變人性嗎？起初有些樂觀的姐妹以為立了法，男人不許立妾，會多了金錢時間奉獻給我們。發夢啦！結果生意一樣。有了法律，合法二奶變了地下情婦，沒地位，沒保障，孩子們在陰影裡長大，其他一切如舊，男人則疲於奔命，滿肚難言之隱。大老婆也不見得好過了：心知老公有外遇，但不知詳情，更加疑神疑鬼，把狐狸精想像得更妖媚動人，將自己的神經弄得更加繃緊，是個三輸局面。蠢！

說來說去，我們就是命不如人，生不逢時。與古代的鳳姐鳳妹相比，我們沒有風流浪漫，更談不上地位入息。前輩們時來運到的話，隨時飛上枝頭做鳳凰，登堂入室坐偏房，有侍婢有花王。我們則如何努力也不過是雞，街市竹籠裡的雞。而詩人，也一早絕跡了……

話雖如此，我多年來也碰過不少奇人異士，有些也勉強算

得上是才子吧。

我經驗過的男人形形色色，光怪陸離，不乏珍禽異獸，外行人很難想像。當然啦，絕大部分的顧客都是急需解決的色鬼。但有一類客人找我們的目的是談心，上床是次要。他們心裡的秘密都無法跟父母兄弟，老友拍檔，甚至心理醫生傾訴，老婆子女更不用說了。這些秘密在心中慢慢發酵腐爛，日久發臭，直至像多餘的精蟲一樣，在我們身上發洩出來才熱氣全消。我估計他們腦裡也有一把聲音，每天折磨着他們。在我們面前，這些秘密都可以盡情釋放，因為我們是雞，是社會邊緣以外的物種，無關重要。對我們無事不可說，因為說甚麼也不算數。遇到我這個相對知書識墨的「才妓」，這類客人會特別興奮，卻不願多花一毛錢。對我來說，替男人治療心理失衡比陪他睡覺更浪費時間和精力；所以除了少數熟客外，我一律只睡覺，不應酬。

有位略有名氣的教授曾經是我的忠實擁躉。我在報章電視都見過他，是另一副面孔。有段時期，他差不多每周三下午三點十五分準時按門鈴，如是者有兩三年。他不論晴雨，都頭戴超碼大笠帽，鼻託漆黑太陽鏡，活像電影裡的殺手。此君溫文有禮，孤寒成性，四五十歲還未成家，上床連脫衣服時間最多幾分鐘，本屬上等客人。可惜他事後會囉嗦不斷，不趕不走。話題主要圍繞着一個他在教會認識的年輕夥子。

「我地上星期一齊去睇戲，係愛情悲劇，個傻瓜喊足一個鐘！」看見教授含情脈脈的樣子，我唯有也含情脈脈地聽他回憶。又有一次，他們去南灣曬太陽，小夥子準備的野餐，吃得教授如癡如醉，閉上眼睛逐樣菜色數給我聽。

「你似乎墮入愛河啦，教授！」我一邊穿衣服，準備送客，

一邊忍不住調侃他一下。

「唉！我地好朋友咋！你咁講想我死咩？搞同性關係喺在香港要坐監㗎<sup>1</sup>！」這次他幾乎哭了出來。

「講笑咋！你放心啦，喺我呢度講乜都可以，呢頭講呢頭散，保證唔會洩漏！」

「我知道！」他感激地對我微笑，但沒有多給半分錢掩口費。

我擁抱了他一下，算是還他一份多餘的友情。

「夠鐘啦！着衫啦！有個熟客幾分鐘就到，撞到唔方便。」其實我又不是名醫，哪來這麼多預約呢？不是這樣說，他還有很多愛情故事要傾訴，我真的要賠本了。

說起來很久沒見教授了。可能他最終決定老老實實，放棄欺騙自己他喜歡女人吧。

還有一個全身毛，懂幾句廣東話的英國佬，喝多了啤酒也會上門找我。如果我有客，他會留言，到附近再添兩杯才回來也不讓咪咪頂替。就憑這一點，可以證明他這個人品味一流，也比傑仔忠誠。當然，我會說幾句英語，也是原因之一。他說自己是皇家特務，「007 占士邦」的同事，有次還醉醺醺地把配鎗塞我手中：「睇！一般差佬無呢種鎗㗎！」其實我早已留意到他有配鎗，以為他是警察，但一直假裝不知。

我當然不肯接手！「唉！你去死啦！大吉利是！鎗炮乃不祥之物，咪搞我！」他笑得很開心，兩條粗眉毛像遇上風浪的扁舟，起落不停。

為保險計，我把事情告知阿彪。他打聽之下，證實這鬼佬是政治部幫辦。「你好自為之啦，鳳姐，」阿彪奉勸道：「政

---

1 編按：香港立法局於 1990 年通過同性戀非刑事化，1991 年生效。

治部班鬼可以隨時令任何人人間蒸發，連出生紀錄都同時消失。我勸你服侍好啲，人家飲大咗亂噏，敏感話題最好唔聽唔問唔插嘴，你明啦！」

其實這鬼佬高興時，真的很喜歡故作神秘地說這說那，可惜我根本聽不足一成，但我對他特別耐心客氣：「快啲啦 James Bond！邦女郎要你 fuck fuck 呀！」他很喜歡我叫他 James Bond，會笑出聲來。

\* \* \*

男人找我們訴苦，逞強，流淚，扮死，主要都是些婆婆媽媽的人生瑣事，無奈顧客的心聲，多少也得聆聽。

我們的故事，比起他們的無事呻吟深刻多了。但真正深刻沉痛的往事，會被當事人埋葬心底，永遠不許見天日，好待黑暗和時間將它消化，直至看不見，想不起，完全消失。消失了的故事，根本就不再是故事，沒甚麼好說。

我當然不例外；我的故事早已消失，所以沒有故事。留下的唯一痕跡，是我媽媽這賤價妓女的事實。她像性病膿瘡在雪白裙子上留下的血斑點，無法洗淨。對於她，我只剩下一個願景：希望她老來在九龍城寨的溝渠邊用紙皮搭帳篷繼續接客：「五蚊一炮，送衛生紙哦靚仔！哈哈！」哦！還有……嗯，還是沒啦，都沒有啦……我的故事就只有這麼多啦！

很久很久沒想起她來了……

當心！淒涼往事是我們的大敵！傷心事破壞性欲，沒有性欲就沒有收入，沒有收入便沒有飯吃！我們的職業是賣身賣笑，任務是製造歡愉，不是招惹眼淚鼻涕。我們是花花世界的演員，

二十四小時不停，也不能停！沒有觀眾也要繼續，以防一時脫戲，永遠無法回頭。

來吧來吧！親愛的臭男人！讓我這賤女人擁抱你的酒氣煙味，掩飾你的自卑，歌頌你的自大吧！我臉上永遠掛着甜絲絲的笑容，因為我沒有昨天，沒有明天，沒有故事，活在當下，所以沒有悲傷！

妳姐妹們除了都是天生演員，還是心理學家和哲學家，沒想到吧！

我們的哲學簡單直接，是實實在在的生存智慧，可以令凋謝了的生命恢復活力。我們的哲學發於心，留於心，沒有理論，沒有虛榮，是哲學的最高境界。大學者的專業是把最基本的道理用最深澀的文字寫出來嚇唬人，以壯大自己的存在感。而我們並不存在，所以無需壯大，說甚麼都是胡說八道，有如雞啼。因為我們只不過是「雞」，屬直立禽類，不配人性，頭腦簡單，愛慕虛榮，毫無理想，心裡只有錢！

對啦！生命唯一的意義是錢！錢錢錢錢！我們要活下去便得愛錢，膚淺，否則男人不付錢！Yeah！

\* \* \*

今日未及清晨，颱風剛剛登陸，我和傑仔「做愛」了。

我平時很討厭做愛這名詞。做甚麼愛呢？把一條本性淫賤，毫無理性感情的衝動型男性器官塞進塗滿潤滑劑的女人體內，與愛何關？屌便屌，老老實實，做甚麼屁愛？

傑仔有次玩大了，突然抱着我說「愛」我，肉麻得要死。更討厭的是他的一句謊話，竟然在我心中激起一股暖流，弄得

我膀胱騷軟。我於是破口大罵大笑：「你死仔傑！死仆街冚家鐘！當老娘係妙齡雛妓呀？胡說八道，唔怕核突！」我興奮之餘，咬了他乳頭一口。可能用力過猛吧，令他大聲叫痛。我一邊替他揉受創的乳頭，一邊大笑，一邊罵他下賤，出口比平時更粗鄙，以掩飾眼中的淚光。

那幾分鐘，可能是我人生最快樂的幾分鐘。

想不到我的一生，原來就只有幾分鐘可以如此開心。那晚上我一直沒睡，伏在他身旁幻想，幻想各種不可能發生的情況。現在回想起來，真個尷尬得無地自容。以我的經驗，竟然如此幼稚愚蠢，能怪誰呢？不過，嘻嘻，他那次被咬的慘叫，與剛才被閹割的叫聲相比，簡直是兩個級別。

\* \* \*

就在他說愛我之後五天，我在自己的床上捉了他的姦。

昨晚，大概是跟最後的一絲幻想告別吧，我突然再次想「做愛」。

事後我咯咯傻笑起來。當我很傷心的時候，往往會咯咯傻笑。他見我笑得那麼開心，也傻笑起來。他把一根香煙三四口氣抽完後，如常吃了安眠藥，倒頭便睡。我也很安詳地在他身旁睡着了。甚麼也不想，不許想，也不許哭，更不許傻笑……

朦朦朧朧之中，我聽到咪咪回家。

然後我聽到腦裡的聲音發出指令：「動手！」

「收到！」

跟着下來的行動其實比較簡單。我先把他的佩鎗收在床下，然後把他注定絕子絕孫的命根輕輕一提，堅決一剪！——

嗖！——哈！手感不錯，豬生腸一樣。大功告成！

他大喊一聲，由夢中驚醒，睜圓雙眼，直視比噩夢更難相信的現實。我拿着他的小弟弟和剪刀，跑到廁所，把門鎖上。

\* \* \*

警察叔叔們終於到了。有那麼多觀眾，主角傑仔不敢欺場，又再大聲呻吟起來。

徐文傑！你這賤人果然死不去！不過你就算真的因此死掉也不足惜。我的身體是消費品，不屬於自己，只要付錢，客人至上，開心便好。為了搞好社區關係，偶爾免費服侍一下你們當差的也是行規，不付錢也無怨言！喜歡怎麼玩哦，阿 Sir？

但你要玩的竟然是我的心，我的單門死穴，唯一的非賣品，人生最後的「私處」！而我現在更看清楚你徐文傑玩我的目的，無非想向你班冚家鏟同事和爛鬼黑幫兄弟炫耀：「睇！條老雞婆個心都喺我的手中溫柔跳動，有兩手啲！」

嗯，的確有兩手。不過，看來你這男子漢大情聖要跟哥兒們道別，以後來女廁跟姐妹們八卦啦！

\* \* \*

突然的一陣敲門聲，把我嚇了一跳！

「警察！你已經被包圍！立即放低武器，高舉雙手開門出來！」

哎唷，好兇哦！還是第一次聽到警察叔叔們那麼認真，那麼官腔跟我說話呢！

窗外的風呼呼作響，全世界都似乎緊張起來，好刺激哦！

差佬哥哥們，老娘就在此處，有種便踢門進來吧，是時候扮演男子漢了。

我低頭一看，喲！趾甲油東一塊西一塊剝落了，怪難看！趁他們開會商量如何拘捕一個光脫脫的女人之際，還是趕緊把趾甲油抹掉吧。

我站起身，往洗臉盤上的掛櫃取洗甲水，瞥見鏡中人笑得很開心，很甜美，真的很像「學生妹」。